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政治

(世界、各国政治)

# 打入三K党

03

[美] 斯蒂逊·肯尼迪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 第十五章 马岗大会

“喂——是纽约吗？我是亚特兰大市……”

“是的，你讲吧，”我说道，“喂，鲍布，什么事呀？”过了几个月，我又恢复了在纽约地区的讲演。同时，我已经找到人代替我在三 K 党内部进行活动。我知道亚特兰大市来的电话只意味着三 K 党又在计划于极恶毒的事了。当然，鲍布不是代替我在三 K 党内部的人的真正姓名。他在电话上称我为比尔，也为了保密——避免佐治亚州电话接线员窃听，他们可能认得斯蒂逊·肯尼迪这个“恶名昭彰”的名字，将我们的谈话转述给大龙听。“我刚从教堂回来，”鲍布说道，“教会执事们说下星期一晚上在马岗地方要举行一个大规模的集会，已向全国各地的弟兄们发出了号召。他们要举行游行，并有各种装饰，然后再到市大礼堂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

当鲍布说到“各种装饰”时，我懂得他的意思是三 K 党准备戴着面具游行，并且点起火十字架。

“市政府准许他们游行和使用市府大礼堂吗？”我问道。“都准许了，”他答道，“你记得那间马岗教堂是如何成立的吧，警察局长鲍尔斯是那教堂的头领。实际上所有市政府的官员都皈依了宗教，如果你了解我的意思的话。他们正在策划中的这场戏后面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纱厂内的工会组织运动。”

“那么，我们也可以来破坏弟兄们的运动嘛！”我说道，“你能够采访这件事的新闻么？”

“我恐怕做不到，”鲍布答道，“我的妻子现在卧病在床哩。”

“既是这样，我或许以个人名义去采访，或许以一家报纸特约记者身份去采访。”

“你穿教堂的袍子吗？”

“当然了。”

“我不知道，”鲍布用怀疑的口气说着，“弟兄们还在花大力气追查你。‘主教’到处分发你的照片，如果他们看到是你，那就糟透了。……”

“我过去干的冒险事比这更危险，”我说道。“而且我认为这件事是值得一做的！谢谢你打电话来，假使有别的事情发生，请告诉我。”

我马上将三 K 党开会的事写成一个简单的电报发给在佐治亚州马岗市我所熟识的真正的教堂领袖们。他们照我的通知行事，并且得到一家当地报纸的合作。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市政当局不得不撤销三 K 党游行的许可证。但是，三 K 党人有租用大礼堂的书面合同，如果市政府毁约，恐怕他们会以受损失为名向市政府提出控告。

当我向《纽约邮报》的编辑谈到我要穿上三 K 党的袍子从内部采访会议的新闻时，他们非常同意，让我坐飞机去。我派人将袍子送到洗衣店去洗，但马上得到回复说这种肮脏衣服应该由我自己洗。我只好亲自去向那家洗衣店经理解释我要去干什么。经理是个天主教徒，职工都是黑人，他们对我的行为表示理解。

---

“教堂”是暗号，指三 K 党支部。——译者

“教会执事”指三 K 党支部的头目。——译者

“皈依了宗教”指加入三 K 党。——译者

我从一堆樟脑丸里面拿出了我的自动手枪，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因为我的手枪执照只能在佐治亚州有效，所以我将手枪和皮套包起来放进我的提包里。星期一上午约莫十点钟左右，我坐上飞机向马岗飞去，我是以“威尔·任肯斯”的化名出现在旅客名单上的。

大约在正午时分，《纽约邮报》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同时登有他们的特派记者肯尼迪的照片，说他带着三 K 党的袍子和面罩飞往马岗去采访当晚三 K 党大会的新闻。

我所乘的那架飞机预定在当天午后四点十五分到达马岗市。

大约在三点半钟，我的妻子在纽约接到从亚特兰大市打来的紧急电话。

“听说比尔坐飞机到马岗去采访今晚三 K 党大会的新闻，这个消息是真的吗？”鲍布问着，他是那样地激动，以致忘掉了使用暗语。

“是的，”我的妻子答道。“他大约应该在四十五分钟内在那儿着陆。”

“你最好赶快办一件事！”鲍布说道，“纽约方面有一个三 K 党徒从报纸上看到肯尼迪要到这儿来的消息，就打电话给皇宫的大龙！大龙已经下令派一队三 K 党员去接飞机！这些人都是马岗的青年，肯尼迪不认识他们！”

“那么我怎么办呢？”我的妻子很害怕地问。

“我也不知道怎样办好，”鲍布答道，“马岗的警察肯定不会帮助我们，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三 K 党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并不知道《纽约邮报》预先发表了这个报道，”她说道，“工会怎么样——我们在马岗有什么熟人么？”

“呀，你说得对，”鲍布说道，“史塔恩斯现在就在马岗。你可用电话和他联系。”

“谢谢你——再见吧！我决定马上打电话！”

“等一等，”鲍布说道，“我的妻子现在已经能起床了，我想我应该马上坐汽车到马岗去。在比尔下飞机以前我可以到达那里。或许我可以帮助他……”

“好，祝你顺利。”

我在飞机上，当然对这些经过一概不知。

飞机在马岗机场着陆的时候，我立即发现有五个神色可疑的人聚在一起，他们的表情令我生厌。我走进机场的时候，他们用斜视的目光打量着我。在马岗下飞机的人，除我以外，只有一个女人。她的家里人来接她，急急忙忙地伴着她走了。我环视了一下，想找一辆出租汽车。但是一辆出租汽车也看不到。机场离市区有好几英里。

“有什么交通工具到马岗市去呢？”我向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问道。

“这个时候似乎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那人毫不关心地回答我。这时，那五个人站在机场的另一端，彼此低声谈话，同时注视着我。我闪避到男厕所去，将自己关在一间马桶间内，将手枪皮套挂在肩上。我腋下的自动手枪使我感到舒适和安心，即便这样，我依然处于劣势。

我走出机场，站在路上，那五个人也跟着我来了。路上只有一辆汽车，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坐上了司机的座位。我保持着和他们的距离，他们很不自然地站在周围。

“你坐我们的车子进城吧？”其中一人用友好的姿态向我喊着。“不，谢谢——我等我的朋友们来接我，”我说着，一面想着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怎会有朋友来接我呢？

“你的朋友们可能不会来，”那个人说道，“我们马上就进城——愿意载你一同去。”

“谢谢你们，”我答道，“我的朋友们随时会来的。”“你可以在这桌上留下话来，说你已经进城了，”那人坚持说，“这样，他们来了就不会不知道你的去向。他们不来，你也不致于束手无策。而且非到今晚飞机启程时是不会有出租汽车来的。”他和我谈话的时候，其余的几个人也走近来。除他们之外，就看不到其他任何一个人了。我将我的手伸到上衣里面去摸自动手枪，好像我是在衬衫袋里摸索纸烟似的。我心里想到，如果在这种场合下这些三 K 党员掏出手枪来对准我，命令我走上他们的汽车，我怎么办呢？我一向认为，在空旷的地方，在街上，我的机遇似乎会好些——我要叫他们不容易对我下手。现在实践这个原则的时候已经到来，看起来它还是一个好办法。我碰到了三 K 党的一个绑架队，这一点在我的心中已经是明朗的了。

“那么，你有什么意见呢？”那人不耐烦地问着我。

来到我面前的有两个人已经将他们的手放在上衣的口袋内——就是说放在他们自己的手枪上面了。但是，当他们看见我也伸手到我的上衣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停止了他们的打算。问题是看谁先动手。

即使情况对我有利，我想只要可能的话，我还是要避免动枪。他们似乎决心要把我带走。假如开起枪来的话，我可以预料三 K 党人在法庭上必定会异口同声他说我是企图持枪抢劫他们。

就在那个当儿，一阵滚滚的尘土冲到了机场。

我心想，又是一队三 K 党恐怖队员吧！这下我可完蛋了！

从尘土中驶来了一辆大汽车，有三个人急忙下了车，将我团团围住。

“怎么啦，老兄！”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声道。他就是史塔恩斯，他拍着我的背，两眼瞪着那些三 K 党恐怖队员。“你夫人约莫七分钟前打电话给我，说你快来了，所以我们尽快赶到这里来，你上车吧！”

那些三 K 党恐怖队员也爬上他们的汽车，紧紧地跟在我们的汽车后面。

“这些畜牲似乎在追踪我们，”史塔恩斯说道，“我认识他们中间的两个人——这些败类，我们在纱厂内受尽了他们的苦头。但是我不相信他们现在有胆量来对付我们。”

“车子开慢点，”坐在后面的一个工会弟兄说道，“和他们周旋一下是我再喜欢不过的事。”

史塔恩斯将车子开慢了，但三 K 党恐怖队员也把车子开慢了。显然他们是不喜欢这样势均力敌的。

“或者他们只是想查出我打算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再来将我绑架走。”我说道。

“那么，我们就甩掉他们，”史塔恩斯说道。“你们看吧，实际上在佐治亚州灰尘扑扑的路上我是最善于摆脱各种工贼的能手！”

我们将车子开到一条泥土路上，三 K 党恐怖队员在我们后面穷追不舍。我们的汽车掀起的令人窒息的尘土，本来多半可以使追逐者迷失道路的，但惯于这一套的三 K 党恐怖队员还是继续赶着。我们汽车的记速表已经指到每小时九十英里左右了。

“我不知道，”我说道，“和三 K 党恐怖队员一道我或者还安全些。”

“他们都是最顽固的家伙，”史塔恩斯说道，“但是我知道如何处置他们！”

我们从那条多灰的小路转上了一条没有铺好路面的宽而直的碎石路上。史塔恩斯从记速表看出我们和三 K 党人之间的距离。我们正在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前进之时，他忽然转动方向盘，在路中间将车子向左边一个急转弯，车头转到和我们刚才走的方向正相反时，史塔恩斯忽然用脚蹬着加速器，开动了车子，飞速地直向迎面而来的三 K 党恐怖队员撞去！正当两车好像免不了互撞的时候，三 K 党恐怖队员的那个司机慌张起来，将车子开到树林里去了。他们的车子撞到一丛矮树林里，而我们则得意地开走了。

“这样的对付办法真够呛！”我喘着气说，一再揩着额上的汗。

“这些杂种是会逃之夭夭的，”史塔恩斯说道。“只有在他们知道他们不会遭到伤害的时候，他们才会强硬。”

“我要去旅馆，但那些家伙会找到我的，”我说道。

“不要着急——我送你到我们的弟兄哈定家里去住，”史塔恩斯建议道。

“那很好，”我说道，“你刚才说从我的妻子那儿接到的电话是怎么一回事呀，我不知道你在马岗。”

“你正要为它写稿的那家报纸在事前好像发表了消息，纽约方面有人打电话给亚特兰大市的三 K 党总部，说你正在到这儿来的途中，”史塔恩斯说道，“后来，你叫他为鲍布的那人知道了风声，打电话给你在纽约的妻子，她就打电话给我，”史塔恩斯继续讲道，“我和她讲话的时间不长——没有多余的时间。”

“看见你来了，真是高兴极了，”我说道。

“哦，鲍布让我告诉你，他也要去采访三 K 党大会的新闻。”

“好，这次三 K 党大会进行的情况怎样？”

“到市内的三 K 党人真是满坑满谷，”史塔恩斯说道，“从汽车的牌照看，南部各州的都有，也有是从南部各州以外来的。”

“如果我们工会弟兄们想来帮忙的话，我希望他们今晚在会场外面将全部三 K 党汽车上的牌照号码记下来，”我说道。

“他们怎样能够肯定哪些是三 K 党的汽车呢？”哈定问道。

“有的三 K 党员在下车以前就穿上了他们的袍子，有的是走进了大礼堂才穿上的，”我说道，“那些走进大礼堂才穿上袍子的三 K 党员会将他们的袍子放在小提包里或是用纸包着带进去。”

我和哈定一同回家，我将袍子挂起来，为参加会议做准备。史塔恩斯在约定的时间来了，驾着汽车送我到礼堂去。我们俩找到一条僻静的小巷，我在那儿穿上了袍子，戴起面罩，独自走向礼堂的门口。礼堂外面有一群麦塞学院的学生，他们手上拿着一把传单，正和一个警官讲话。

我拿过来了一张传单，传单有力地攻击了三 K 党和它的谬见。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传单发出去呢？”一个学生质问那警官，“在美国是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

“这不是自由的问题，”警官带着假笑说道，“你们有酿成火灾的危险，这是违反本市法规第八五九七条的。……”

我走上了石阶，穿着袍子的三 K 党员们站在观众中间，散发大批的三 K 党煽动仇恨的宣传品和入党申请表格。警察并没有去阻止他们。

穿着袍子和戴有面罩的三 K 党恐怖队员在礼堂门口站着岗。我看到有一些三 K 党恐怖队员站在礼堂的屋顶上，他们的袍子迎风飘动。我心里想，这真是怪现象——这个礼堂是用人民缴纳的税款建造的，本应用于公众福利

的，但公众却被阻于门外。当纳粹突击队员发动政变，接收公共建筑和政府大厅时，景象必定就是这样的。我想我或许可以看到一次美国式的纳粹政变的预演。

我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戴上了面罩，我就不怕被三 K 党恐怖队员的搜索的目光发现。已到达的三 K 党员有数千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甚至小孩子们也穿上了三 K 党的全套服装，头上罩着三 K 党的面罩。正像纳粹党人一样，三 K 党迅速地将儿童组织起来向他们灌输三 K 党的教育。

我在通往大厅的小房里来回走着，希望在我的朋友鲍布穿上袍子以前，我能够碰到他，以便谢谢他救命之恩。事后我才知道鲍布那时是在外面——或许是再一次来救我的命吧！

当时鲍布冲到站在人行道上的史塔恩斯的身边，史塔恩斯认出他来。

“肯尼迪在什么地方？”鲍布气喘吁吁地问道。

“他刚走进去，”史塔恩斯答道。

“哦，我的天呀！”鲍布说道，“我们一定要把他弄出来！”

“出什么乱子了？”

“大龙设了一个圈套来捉他！不出十分钟，三 K 党恐怖队员就要将所有的门锁起来，大龙要命令礼堂里的每一个人脱下面罩！只要有一个三 K 党恐怖队员认出了肯尼迪，他就完蛋了——三 K 党恐怖队员会把他抓住，给他苦头吃的！”

“可到底去哪里找他呢？这比海底捞针还困难呀！”

“我知道，但我必须要试试看，”鲍布说着，就冲进了大礼堂。这时仪式正在进行，每个人都带上了面罩。鲍布很不愿意地放下了面罩，心里并不敢肯定他能找到我。

上面所说的情况是过后我才了解的。当时，我听到我所熟悉的鲍布的声音从我的背后传来。他低声叫着：“喂，比尔！”我费了约莫一分钟的时间找到了鲍布。他沿着边线在三 K 党人的官员中间漫无目标地走着，每走几英尺就重复地叫着：

“喂，比尔！”

“什么事呀，鲍布？”我问道。

“是你吧，比尔？”他低声地说道，“我发现了这么多和你同名的人！你赶快离开这里！”

“有什么乱子吗？”

“大龙现在随时可以命令把门关起来，叫每一个人脱下面罩！”“天呀！我们得出去！”

“你最好一个人向门口走去，假使有三 K 党恐怖队员阻拦你，你可以装出要呕吐的样子！”

“好……我就走！”

我尽快地向门口走，竭力做到不引起他们过多的注意。把门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三 K 党恐怖队员。

我开始像醉汉一般地摇摇晃晃。他们有意地向我面罩上的眼孔窥探着，想看清楚我的相貌。

“我喝多了酒，”我说着，在他们两人中间摇摇晃晃地走着。他们两人面面相觑，我当时摇摇摆摆地像走不稳，似乎随时都有滚下石阶的危险。

“出去吧，弟兄，”最后，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说道。

我继续摇摇晃晃地走进黑暗中，真的感到有点头昏眼花。我走到小巷里面，脱下了我的袍子，将它藏在史塔恩斯的汽车中。那时我打定主意最好离大礼堂远一点。我走过街道，沿着大礼堂转了一圈。我一面走一面记下其它州的汽车牌照号码。我屡次将这种号码给当地联邦当局和保卫人权有关的各种团体，有时这种号码作为证据是很有作用的。

麦塞学院的学生们仍然很沮丧地站在周围。

“应该想办法让全世界知道，马岗市的多数人是反对三 K 党的，”我听到他们中间有一个学生说道。

这句话使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走上前去，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我的三 K 党的袍子在这里，”我说道，“我们可以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将这个袍子用东西填塞起来，用绳子吊起成为一个假人，或许是很有意思的。”

“这办法很好！”其中一个学生说道，“我们可以在这上面挂一块牌子，上面写‘我们这儿不需要三 K 党人’。”

“我赞成这个办法，”另外一个学生说道，“我家里有一条绳子，我家离此地不远。”

“我可以去做一块牌子来，拿一些破布来做填塞之用，”另外一个学生自告奋勇地说道。

他们去了。大约二十分钟，我们又在巷子里会合。

“在麦塞学院，他们没有教我们怎样打私刑结子，”拿绳子来的那个青年笑着说道，“我想我只得想个临时办法。”

我小心地从袍子的正面将绣好的三 K 党员的神秘记号取了下来，这是袍子上价值最昂贵的一部分，这东西将来还是有用的。“把它挂在电线杆上怎样？”一个学生问道。

我两眼注视着礼堂顶上放哨的三 K 党恐怖队员。

“在那些家伙来到街上以前，我们或许可以把它悬挂起来，然后逃走，”我说道，“但这还不是我们唯一担忧的事。我知道三 K 党恐怖队员的习惯，很可能已经有穿便衣的家伙站在前面的人丛里了。”

“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办呢？”那学生问道。

我向广场四周打量了一下。基督教男青年会有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物，正在礼堂的对面。

“你们来帮我把东西卷成一捆，这样看起来我就像是一个旅客了，然后我去看看可否在青年会租一个房间，”我说道。“我将想办法把这东西从一个窗口上挂出来，”我解释道。“这件事既是一件好事，我想青年会不会觉得受到连累。”

我们将绳子、破布和牌子包在袍子内，我拿着这包东西走进了青年会。他们只剩有一间房，我付了一元钱作为房费。上楼时，我告诉黑人电梯司机道：

“街对面不是正在干着万恶的勾当吗？”

“有些白种人干着莫名其妙的事，”他说着，惊奇地一笑。

不巧得很，我的房间并不正对着礼堂前面的广场。

“厕所在什么地方？”我问刚才由电梯送我上来的那个侍者道。

他带我沿着过道走去。厕所的窗子所对的方向，正是我需要的！

他走了之后，我立刻跑到我的房间内，将那一捆东西带到厕所去，门上没有锁。如果有人——假定是一个三 K 党员——走进来的话，那我只好碰运

气了。

我很快就把假人从窗子外面降落下去，将绳子的一端系在挂洗脸毛巾的架子上。街上人群中间传来了一阵低微的人声，好似远处的雷声一般。我穿过过道急忙地从避火梯下去，经过一条小巷走到大街上。

在礼堂屋顶上放哨的三 K 党恐怖队员已经发现了那个假人，从屋顶跑下来不停地咒骂。摄影记者也发现了这个东西，闪光灯突然亮了起来。汽车都停住了，交通阻塞起来。群众伸长了脖子望着，手指着飘荡中的“三 K 党人”。我自己混在人丛中间，从旁注视着那些三 K 党恐怖队员怎样处理这件事。有一个三 K 党员爬上了窗台，伸出手来刚刚接触到袍子的边缘。

他使劲跳起来去抓那个假人，那假人却慢慢地向上升了！我向上一看，只见一只黑黝黝的手将绳子拖走了——他就是我在电梯上见过的朋友！这时，绳子系紧了，假人挂得更高，使人无法接触到。

三 K 党恐怖队员们也看到了那只黑手，他们中间有一个人骂了一声，跑进了青年会，一步四级地爬上了楼梯。

这个黑人的遭遇必定很残酷。我后悔我不应该想起挂假人的办法。

大约过了五分钟，那个三 K 党恐怖队员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我连那个黑流氓的影子也找不到，”他说道。“厕所的门已经锁了，经理发誓说，他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

“让这个黑杂种逃脱了，真可恨！”另外一个三 K 党恐怖队员说道。

“我不相信这是那黑人想出来的办法，”头一个三 K 党恐怖队员说道。“一定是那个喜爱黑人的畜牲指使他做的！看起来和真的三 K 党员穿的袍子一样——我敢打赌这又是那个奸细肯尼迪干的事！”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该死的东西取下来。如果给大龙看见了，他一定会咆哮起来，全亚特兰大市都可以听到，他还会活活地剥去我们的皮！”

“如果你爬到我的肩上，我想你可以接触到那个假人。”

在观众的嘘笑声中，那个三 K 党恐怖队员爬到了他的伙伴的肩上，向上一伸，两个三 K 党恐怖队员落在矮树丛跌作了一团。假人被扯了下来，折断了头，落在他们两人的身上。群众中发出了一阵轰然大笑。他们两人面红耳赤，将假人扔到汽车后面的座位上，开着汽车奔向苍茫的夜色中去了。

第二天清晨，全国各地报纸以第一版刊登那件三 K 党的袍子的照片，我后来就没有看到我的三 K 党的白色袍子了（虽然我不久又得到了一件三 K 党组织委员的绿色绣花缎袍）。各报新闻不是仅仅报道三 K 党的大示威，而是首先报道用假人来表现三 K 党人被吊死的故事和基督教徒们以及马岗市大学生抗议三 K 党的活动。

这场戏反而让我们唱了，三 K 党人好像给水淋了的大黄蜂一般狂怒起来了。

## 第十六章 三 K 党在白宫

“喂，这你见过吗？”我的妻子很兴奋地问我道。

我刚从马岗回到纽约市，我们正坐在纽约黑人区公寓的早餐桌上，我的妻子忙着为我剪存上星期的报纸。

“看见过什么呀？”我接着问道。

“我读给你听吧：‘泽西市通讯——杨格牧师三十年来一向担任反天主教的三 K 党的全国牧师和极端新教火柱教会牧师，今天在耶稣教堂由苏利文神父主持改宗天主教。对于这种空前的改变信仰，他们两人都拒绝发表评论’。”

“唉，我真该死！”我惊讶地说道。“是哪一天的报纸？”“是五天以前发生的事。”

“把报纸递给我吧，”我说道，将报纸塞进我的衣袋里就走出了门。

“祝你幸运！”我的妻子祝福我的时候，并没有问我到哪里去，仍旧继续干她的剪报工作。

我坐上了汽车，驾着车子通过哈德逊河下的荷兰地道开往泽西城。我首先到教堂去，刚巧苏利文神父不在。

“你为什么想访问杨格先生呢？”一个侍者带着怀疑的口气问道。

“我正在写一本暴露三 K 党的书，我想杨格先生改变信仰的事情应该放进这本书里去，”我回答着又想起了什么，再补上一句道：“这个报道对教会是有好处的。”

他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来，又问道：“你贵姓？”“我姓肯尼迪。”

“不错，肯尼迪先生。你是了解的，我们必须保护杨格先生，不能让新闻记者和三 K 党人来打搅他。我可以告诉你杨格先生住在什么地方。”

这一回我的真名字对我很有帮助，在纽约区名叫肯尼迪的人实际上都是祖籍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如果那个侍者知道我是祖籍爱尔兰的佐治亚州人，而佐治亚州的祖籍爱尔兰人又是非常活跃的新教徒，我不知道他是否肯这样的帮助我。

我照他给我的住址走到一座很朴素的公寓，敲着公寓的门。“谁派你来的？”一个眼光锐利的女人问道。

“我是刚从教堂来的……”我答道。

“那么，我想是可以的，”她说道。“请进来吧。”

她领我走过门厅，到了一个门口，敲开了门。一个长着银白色头发、带眼镜、面容憔悴而慈祥的人正躺在床上。

“杨格博士，这位青年人说他是从教堂来的。”

“进来吧，进来吧！”杨格说道。“那么，你不是新闻记者，也不是三 K 党人吧！你不是吧，是吗？”

“哪里会，”我答复着，当那位妇女走出门时，我就坐了下来。“我大半生是和三 K 党在作斗争。”

“如果我们过去碰面的话，也许会交起手来呢，”杨格说着嘻嘻地笑了。“无形帝国到处都称我为‘好打架的牧师’，但是，感谢上天，现在这都成为过去的事了！是苏利文神父叫你来的吧？”“不是的，我从报上知道你改变信仰的事。我正在写一本揭发三 K 党的书，我想，你或许可以帮我的忙吧。”

“你了解三 K 党的什么事呢？”他很认真地问着。

“什么事我都想了解！”

“你可找对了人啦！”他又笑嘻嘻地说道。“我过去在三 K 党内部地位之高，除了大龙头就要算我了。话又得说回来，如果你是一个新闻记者想采访一条低级趣味的耸人听闻的新闻，那我可不愿和你谈了！自从我改变信仰的消息传出去以来，那些新闻记者差不多烦死我了！”

“我想给三 K 党一个彻底的打击。”我向他保证。

“我来帮助你吧！”他热情地说道。“我是活不了多久的。我的勇气已经消失了。我躺在医院好多个星期，处在死亡的边缘。你知道吗，在我整个住院时期唯一来看过我的三 K 党员，就是想向我借五块钱的那个家伙。”

“你给他钱了吗？”

“我没有给他钱！”杨格的眼睛发出愤怒的光芒。“但那个时候，苏利文神父来了……现在，在我去世以前，我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我能够向美国青年人进一言，劝他们不要和三 K 党接近。三 K 党所接触过的每一件东西或者每一个人，都会腐坏。三 K 党是腐败透顶的！我不知道是给什么魔鬼缠住了和他们发生了来往。如果我可以多多少少赎罪的话，我死了也高兴！”

“我打算拿一架录音机来，你就可以口授整个故事。你的意见怎样？”我问道。

“我平生见了麦克风从不害怕！”他答道。“我从前常常每天替三 K 党做无线电广播。但你最好要小心些……”

“你这话怎样讲呢？”

“你进到这儿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你没有？”

“我没有注意到，”我只得老实说。

“从窗子向外面瞧瞧吧，你看见有什么人，”杨格向我建议。“看看街对过那座公寓大厦进口的地方。”

“有一个家伙站在那里，”我报告道。

“这些该死的三 K 党恐怖队员！”杨格愤怒地说道。“自从我改变信仰的新闻披露出来之后，他们就派了一个岗哨在外面，监视每一个到我这儿来的人。三 K 党害怕我讲话，怕我举出他们的姓名来，怕我揭露他们的数不清的罪恶。我从无形帝国各地接到了成千上万的信件，有的是向我威胁，有的向我讨饶，还有的向我提出条件，如果不向外声张的话，许我五千元。我的电话机白天黑夜老是响着，直到我把电话线割断为止。他们像老鹰一般地监视着我，希望我随时会死掉。”

“我想明天晚上带着录音机来，”我建议道。“不过机器太大，溜进来，难免不给他们发觉。”

“你应该小心点干，”杨格同意我的话。“他们都是一些胆小如鼠的家伙。一看到录音机，他们就会吓得如鸟兽散。至于他们过后会怎样干，那可难说了。”

“我是有决心的，如果你也有这种决心的话，”我说道。“如果你亲身体验的事情录下音来，这就是不可否认的确凿证据，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你明天晚上七点钟来吧，那时我将把一切准备就绪。”杨格答复我道。

第二天晚上，我又驾着汽车穿过荷兰地道，我的妻子坐在我的旁边，一架录音机放在后边的座位上。到了泽西市，我将汽车停在一块招牌的旁边，招牌上写的是“公证人波伊德事务所。”

“你在办公时间以外替我工作，我将给你以加倍的酬劳，”我向波依德

表示。我不仅需要他担任录音的证人，也需要他以书面誓证书方式的供述替我证明。

他坐到汽车后座上，我们一同驱车到杨格的家里去。我打定了主意，不将车子停在太远的地方，以便离开杨格家时，可以赶快上车。我们看到杨格的窗子里有一盏电灯亮着。街的对面的那间公寓大厦灰暗的过道上，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三 K 党恐怖队员。我什么也没有说，恐怕引起波依德的惊慌。我们一起把录音机搬到屋子里去了。杨格看到我们来了这么多的人，他有点吃惊。但是马上就镇定下来了，他仰躺在床上，好像很怡然自得的样子。

“你应该把窗帘放下来，”他说道。“今天晚上街对面有两个三 K 党员在放哨，如果他们看见我对准麦克风讲话，他们可能会向我开枪乱射。”

我赶紧照杨格的话办了，波依德焦急地打量着房间的四周。

“现在我明白了！”波依德叫道。“你就是脱离了三 K 党的那个家伙！我不愿替你干这个勾当！我宁愿多活几天，不要你给我什么报酬！”

“忍耐一下吧，”我劝告他道。“我会将你的报酬由五块钱提高到十块钱的。”

“好吧，”波依德略为踌躇了一下，说道，“马上开始，赶快干完吧！”

我将录音机通上电，等着它发热。我的妻子拿出了一本笔记本，打算在录音的同时，记下要点来。

“准备好了么？”杨格问道。

“可以开始了，”我把麦克风安置在他和我们之间。

“我从哪里谈起呢？”

“就先讲你的姓名、住址和日期，然后再告诉我们你在三 K 党干的工作吧。”

杨格先说明了他的身份，然后才开始讲到他的经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我就加入了三 K 党。从那个时候起，我除了替三 K 党工作外，别的事干得很少。在新泽西州三 K 党内部和由纽约、俄亥俄、宾夕法尼亚三州加上华盛顿所组成的三 K 党大区之内，实际上我担任过每一项职务，最后，我担任三 K 党的全国牧师。每年我买一辆新的宾克牌轿车，拿着帝国护照，走遍了无形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从事三 K 党的建党工作。铁路公司发给我一张免费乘车证，我拿着这张免费乘车证，为三 K 党的事务，行程几万英里。我的旗手拿着我的绣花旗子为我开路。我可以告诉你，那时全国每一个三 K 党支部都称我为‘好打架的牧师’。”

“人家为什么这样称呼你呢？”我抢着问道。

“这是从在华盛顿召开的三 K 党帝国大会上开始的，”他接着回忆那件事。“我想那是在一九二四年，那时候三 K 党在全国四十八个州差不多有九百万党员。这个数字不是三 K 党说的，而是《世界年鉴》登载的。”

“三 K 党帝国大会的事情你可以谈一谈吧，”我鼓励他。

“我们那天从破晓到黄昏，沿着宾夕法尼亚林荫大道十人一排列队前进，接受无形帝国的大龙头检阅。他那天是坐在华盛顿纪念碑下面的王位上，”杨格回忆道。“当我们全部集合在那里的时候，那种景象真叫人难忘——一眼望去全是穿白袍子的三 K 党员们！好像三 K 党内部所说的，美国已经三 K 党化了！”

我虽然了解这话的意思，但仍然问道：“这话到底怎样讲？”

“那就是说三 K 党已经把美国掌握在它的手心里面！我们已经控制了美

国，或者说我们差不多控制了美国。我们在那次示威游行之后举行的秘密会议上，有十七名参议员和几位内阁成员以三 K 党弟兄的身份坐在讲台上。有一个参议员对我说道：‘杨格，如果三 K 党能够骗得过法院，使法院不能告发的话，它必然会统治美国’。”

“三 K 党用什么方法企图影响美国政府呢？”我装做不知道地问道。

“我们并不是企图去影响，而是已经影响了！举一个例来说吧，就在那一年，我们花了一百多万元活动国会，通过了约翰逊移民法案。所以，你可以这样说，三 K 党规定了禁止有色人种和袒护北欧白人入境的美国移民政策，那个政策到今天还是完全有效的。”

“各州的情况怎样呢？”

“那个时期，有六个三 K 党员坐上了州长的宝座，我们控制的州议会那就更多了！我还是先来告诉你，人家何以称我为‘好打架的牧师’吧。事情就发生在我说的那次大会上，会上，无形帝国大龙头伊凡斯叫我以全国牧师的身份致祈祷词。我讲完了以后，他说道：“牧师兄弟，就你那样的高声叫嚷看来，你必定以为上帝是个聋子吧！”这活使我很恼火，我就把一瓶冰水向他扔去，水、冰和瓶子都跟着飞到他那边。我嚷道：‘陛下，你这么接近上帝，他是不是聋子，你应该知道呀！’在座的弟兄们都笑了，无形帝国大龙头也不得不跟着他们一起笑了。”

杨格一边讲着他的有趣的故事，我一边催促我的妻子和公证人向他提出问题和建议。这么一来，他们作为证人的证据就在录音带上扎了根。

“停一下吧！”我最后说道。“这一卷录音带快用完了，等我再换一卷……”

我的妻子带着手提打字机到外面的门厅去将杨格讲话的要点打成誓证书的形式，公证人波依德走到前门去窥探三 K 党密探们的动静。

他回来报告道：“现在那边只有一个密探了！”

杨格静悄悄地躺在床上，悠闲地转动着大拇指，愉快地微笑着。

“有一次在白宫录室中举行的三 K 党入党式是我协助办理的，我想我可以跟你谈谈……”杨格无意中谈到这件事。我听到这活几乎从椅子上掉了下来。

“你开玩笑吧！”

“不，先生，这完全是实话！”他向我保证道。

我向我的妻子叫道：“我们这里又开始工作了！”我兴奋到这种地步以致我转动的开关是管录音带的，而不是管录音的。“你刚才不是说什么在白宫录室里举行三 K 党入党大会么？”这时已经准备停当，我要求杨格谈下去，以便我录下音来。

“帝国入党组的组成人员我们共有五个人，”杨格开始说道。“我们那时过分兴奋以致忘记了宣誓保守秘密，所以我这时来告诉你，也无所谓。伊凡斯以无形帝国大龙头的身份担任组长，副手是亚拉巴马州的法官戈麦尔。我以三 K 党全国牧师的身份到场，另外的两人我将他们的姓名忘记了。”

“那次是谁被吸收入党呢？”我不能够抑制我的好奇心，于是打断了他的话。

杨格答道：“那次被吸收入党的就是哈定总统。我们大家都非常兴奋，

真的太兴奋了，竟把宣誓典礼要用的一本《圣经》和一把刀子都丢在汽车上忘记带进白宫。是哈定总统派人从白宫拿来了一本《圣经》和一把刀子，典礼才得以进行。”

“你们那时穿了三 K 党的白袍子戴着面罩吗？”我用怀疑的口气问着，竭力想像当时的情景。

“当然喽！作为帝国的官员，我们都穿上了各种花色的绸袍子。伊凡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仆人们除一张桌子外将录室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搬走。地毯，墙上的画幅，每一件东西都搬走了。三 K 党确是喜欢作贱有权势的人的。是呀，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主持了那次宣誓。美国大总统就是这样双膝跪在地上发誓说，他以后服从三 K 党无形帝国大龙头的旨意，永无异言。”

“哈定总统的誓词和一般三 K 党员的入党誓词完全相同吗——永远拥护白人至上和其他一切吗？”

“每一个字都和一般三 K 党人的誓词相同！我们对他唯一的照顾，就是当他在宣誓时手举得太久了，觉得疲乏，大龙头让他把他的胳膊搁在桌子边上，后来这事引起了一场争论，我认为亵渎了圣坛，但是大龙头听了不过一笑了之！”

“关于那次的宣誓典礼，你可还记得别的什么事吗？”我暗示他多谈一点。

“我记得的就是这么多。典礼举行过后，当我们一一握手道别时，哈定总统转过身来向伊凡斯大龙头说道：‘陛下，你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事吗？’”

“‘我只有一件事要你帮忙，总统先生，’伊凡斯说道，‘我的汽车行驶在华盛顿有些麻烦，你可否发给我一个特别牌照来解决这个困难呢？’”

“‘一定的！’哈定总统说道。‘我准备将陆军部第二号汽车牌照发给你——仅次于潘兴将军的汽车牌照！’”

“伊凡斯当然是高兴极了。自从有了那个牌照以后，他从没有在遇到红灯时停过车。”

“那真是历史上的奇闻。”我说道。

杨格说道：“你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明的话，你去看看哈定的坟墓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到一个石头做的白山茶花形的十字架，那就是三 K 党人替他立的，是三 K 党骑士级白山茶花勋章的象征，那是对一个三 K 党员死后追赠的特别荣誉。实际上哈定生前所得到的也不过是骑士级的低级勋章。我了解实情，因为我本人就是持有山茶花骑士勋章的人。”

杨格停顿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了回忆往事的微笑，我催促他道：“你继续讲下去吧……”

“当然喽，在白宫内部举行的入党宣誓，并不只是哈定的那一次——”杨格开玩笑地说着。

“还有什么人呢？”我差不多叫起来了。

“那我可不愿谈下去了！”他坚决地回答道。“一个人有时是不得不负某种责任的。哈定的那次入党式，我们只是由于当时忘记了发誓保守秘密罢了。”

“杜鲁门如何呢？”我问出这问题后，感到这一句话有点冒昧了。

“啊，他是一个三 K 党员，”杨格信口讲起这件事。

“杜鲁门也是三 K 党员吗？”我兴奋地问道。“他当然是的，还要我一再地重复吗？我告诉你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你亲眼看见了什么？”

“我看到他最初的申请书。”

“你怎么看到的呢？”

“那是杜鲁门在密苏里州当法官的时候，他正在竞选美国参议员。三 K 党那时不愿意杜鲁门中选——我们需要的是另外一个人。杜鲁门是彭德加斯特系的人，就是说他是属于堪萨斯市彭德加斯特领导下的政治派别的一员。三 K 党从来就不欢喜彭德加斯特这人，他们痛恨他。他虽然给他们大批金钱，他们还是恨他，原因是他骗过三 K 党的……”

我急于想知道个究竟，就问杨格道：“你在什么地方看见过杜鲁门请求加入三 K 党的申请书呢？”

“那是我去亚特兰大市的时候，因为我想去看一看。我是三 K 党全国政治委员会的委员，我就直接走到三 K 党的皇宫去。当时伊凡斯是三 K 党无形帝国大龙头，我问伊凡斯道：‘杜鲁门那家伙的入党申请书在哪里呀——你这里有吧？’他答道：‘你是知道的，像那样的东西我是不能给你看的！’”

“当时伊凡斯就向他的秘书使了一个眼色，他惯于那样，那就是暗示她‘去把申请书拿来吧’。秘书去拿申请书，约莫二十分钟，申请书已经放在我的旁边了。上面写着‘哈利·杜鲁门’，籍贯是——那个小地方叫什么？——密苏里州独立城……”

“你可记得杜鲁门在三 K 党会上讲过话吗？”我接着问道。

“啊，是的，他讲过的，他以法官的身份讲过话。在秘密会议上——那是对未来的党员进行传授三 K 党党义的会议，那些人都是经过三 K 党调查委员会批准的。”

“杜鲁门在这种会上讲话也给他报酬吗？”

“没有，没有，不给他报酬的。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演说，都是别人告诉我，他是三 K 党内最糟糕的演说者，只有极少数的像参议员赫佛林（亚拉巴马州）那样的人演说才得到报酬。赫佛林每次演说都是要钱的，否则他就不来了——讲完了他还要收一次钱。他每次都是站着向你讲你一生也没有听过的那么一大堆骗人的话！他能使每个人都兴奋起来！他靠三 K 党赚了二十多万美元，那我是知道的。”

“关于你刚才提到的全国政治委员会的事情，请你再多谈一谈吧。”我要求他，“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三 K 党捐钱给政党候选人来帮助他们当选呢？”

“三 K 党从来没有拿钱给过什么人！”杨格愤慨地哼了一声。“我们要候选人给我们钱，然后三 K 党才在投票时给他们以支持。如果不是涉及到三 K 党某项重要原则的话，我们就将我们的支持卖给向我们出了最高价钱的人，不管他是哪一党。我们的三 K 党委员会参加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去，有许多次都搞到了他们的捐款。然后我们再来向候选人进行勒索——从大总统到各州的参议员每一个人都是漏不了网的。在我们向他们榨取够了之后，我们才让三 K 党各州、郡和地方的组织再向他们进行追索！”

“那些在政界中地位很高的人怎么也能和三 K 党发生联系呢？”我问道。

杨格答道：“因为三 K 党给他们各种保护，一个三 K 党员一旦宣布他竞选一种公职的时候，他的三 K 党的党籍在竞选期间就自动地停止了。这么一来，这些候选人可以宣誓他们不是三 K 党的党员。选举完毕以后，他们立刻又自动地恢复了党籍。”

“这真是地道的三 K 党把戏！”我说道。

杨格接着说道：“但还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保护党员中在政界、工商界和专门职业界的有名人物，三 K 党组织了一个自称为大三 K 党的机构。大三 K 党每年集会一次，所有参加的会员都戴上面罩，所以他们的身份甚至在彼此间也都是保守秘密的。”

“你认为美国有再被三 K 党党化的危险吗？”我问道。

“你是知道这句俗语的——‘一经做了三 K 党员，终生便是三 K 党员’。”杨格答道。“一个人一旦接受了三 K 党的党义，他的行为每每是终生像一个三 K 党员。你不能忘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有九百万三 K 党员，你也不能忘记他们的子女呀！大龙头的皇宫里面有一个名册，凡是加入过三 K 党的每个人的姓名和住址都登记在上面。所以你必须记住，三 K 党的影响是远远超越它的党员以外的。”

“现在三 K 党的活动范围到底如何呢？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就注意到在美国四十八个州里面有二十七个州组织了三 K 党。”

杨格微笑了，表示同意我的话。他说道：“大约是这样，有时我想到你定是三 K 党内部的人。”

“三 K 党在政府内部的势力确实远不及以前了，”我坚持着我的意见，也不顾他所讲的话。

“你听了会惊讶的，”杨格皱着眉头说道。“三 K 党在国会内部，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朋友。长期以来，事情就是按照三 K 党的路线在进行的。不久以前，大龙头还夸口说：‘三 K 党主义到底变成了杜鲁门主义’。”

“你这句话说明了许多问题，”我说道。“你今晚讲得太多了，你不要使你的心脏太劳累了。”

当我关上录音机，我的妻子走到外面去准备誓证书的时候，杨格对我说道：“我明天准备到哈德逊河上游一所疗养院去住，十天之内我就会回来的。如果那个时候你再来看我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谈。”

“好极了！”我赞同杨格的话，小心地包好了录音带，盖上了录音机。

杨格接着说道：“你今晚离开这里以前，我有一件小小的礼物送给你。如果你去那个小房间看看，你会找到一件绿色缎袍和一面旗子——这些东西你也可以拿去，因为我不想要它。如果你看看架子顶上的那格，你会发现一个旧的鞋盒子，里面装的是大三 K 党的会员卡。”

我跑到那间小房去，突然从窗子下面屋外的矮树丛中传来一片响声。

杨格说道：“他们在偷听我们的谈话，快把电灯关了吧。”房间里面是漆黑的，我连忙跑到窗子旁边，留神地看着屋外。果然，有一个人急忙地跑过街到另外一个岗哨那边去。当我告诉杨格时，他这么说：“我应该早就料到这一手，恐怕我已经使你陷于危险的境地了。今天晚上你带着大三 K 党的名册走出这里的时候，你会碰到真正的危险的！”

“这种毫无价值的事我是不愿干的，”那个公证人说道。“我马上要从后面溜出去。”

“用不着这样慌张，”我说着打开了电灯。“除非你为我们的誓证书做了证明，否则我是不会给你报酬的。”

“那就快点吧！”他突然地说道。

“我昨晚正在睡觉，他们冲进了我的房间，”杨格接着说道。“幸运的

是，我早已将那个鞋盒子交给我的女房东，请她替我收藏起来了。”

我爬上了一张椅子，拿下那个盒子来，揭开盖子，我看到盒子里面满是索引卡片。这些都是杨格亲手写的。我用指头轻轻拨着，看到大三 K 党党员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和他们的入党日期，其中有许多人是政府官员、警察局长、工业家等。

“这真可怕极了！”我说着，一面在我的大衣袋里面扯开一个口子，将那些卡片塞进夹层里面去。“如果他们在屋外抓住了我，我是舍不得损失一张卡片的。杨格博士，今天晚上，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真不懂，像你这样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你加入三 K 党的。”

杨格简单地回答道：“是三 K 党盛大的仪式和打着信奉基督教的招牌。最近几年来，我才开始怀疑的，逐渐摆脱了三 K 党。我不瞒你说，牛顿牧师在浸礼会南方大会上那一次的讲道，与我脱离三 K 党大有关系。”

我笑了。我知道他指的那一次讲道。实际上，我曾通过工会的朋友们，鼓动亚特兰大、迈阿密和南部其他各城市的牧师同盟发起“反三 K 党”礼拜日，暴露三 K 党自称是新教的拥护者的谎话。

“这件事是很有趣的，”杨格回忆道。“事情发生时我正在联合郡担任三 K 党分部会议的主席。会上有一个三 K 党员站了起来，宣读有关这件事的剪报。据报纸的消息说，牛顿博士在讲道时说过，基督教的十字架应该被举起来，不应该把它烧掉，应该象征爱，而不是象征仇恨。我深深地被他的话感动了。但是，读着剪报的那家伙叫道：‘牧师兄弟，我要求你作一个解释！’这一下把我吓了一跳，我当时想到的只有这么一句话：‘无疑地，这是共产党在南方浸礼会大会的影响！’词不达意的回答是那样的荒谬，就是一个哑巴三 K 党人听了也得发笑。”

“这种讲道在讲过的各城市必有很多好影响，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影响所到达的地方是这么辽远的。”我说道。

“哦，这对三 K 党是一个很厉害的打击！”杨格笑着答道。“的确厉害！在无形帝国内部，三 K 党员的人数到处都减少了。自从那时起，三 K 党的牧师就非常缺少——三 K 党找不到人替它祈祷了！”

“这些话我听够了，”公证人焦急地叫道。

“这是誓证书，”我的妻子拿来了一扎文件，对公证人说。杨格在誓证书的每页上面用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署了名，在誓词的末尾签了全名。誓词是这样说的：就他所知道的，根据他的信念，这些事实全是真的。公证人匆忙地签了字并且盖了印，我交给他十块钱。

“谢谢你，再见吧！”他说着，一溜烟跑了。

我把誓证书塞在我的大衣的夹层里和大三 K 党的索引卡片放在一道。我的妻子将杨格的三 K 党袍子和旗子卷成一捆，她提起了打字机，我扛起了录音器。

我和杨格握手告别时，他劝我道：“最好赶快离开，注意要沿大街走。”

“谢谢你今晚帮我的忙，”我说着，也不知道还应该说些什么话。

走到前门，我两眼盯着街的对面，只有一个盯梢的家伙在那儿。

“我们快跑吧，”我对妻子说道。“你关上汽车门的时候，就把它锁上！”

我们向车子跑去，不一会儿，我们的车飞也似的开走了。从汽车的后视镜里面，我看到我们后面有一辆汽车轻轻地驶向那座公寓大厦，载上那个盯梢的家伙以后，就开来追我们了。

“你把手伸到我大衣的夹层里，拿出卡片和誓证书来，塞到汽车的座位下面去！”我告诉我的妻子道。“也把录音带塞下去！留下一两卷空带放在后面的座位上，如果他们来检查我们，我们可以作弄他们一下！”

我们的汽车由一个街角转到另外一个街角，我把它开向荷兰地道的入口处。三 K 党人的汽车比我们的汽车小，遇到拐角时转得快。我几乎还没有看到，他们的汽车已经和我们平行，准备抢到我们的前面，将我们的汽车挤到路边去。

我使用了我在中学时代学到的驾车技术，我故意将我的头转向右边，这么一来，那个三 K 党司机以为我看不见他——我用脚猛力踏着汽车的加速器，车子很快地向前开去，两辆汽车快要相撞了，我气也不敢透。没有发生什么乱子，我望过去，看到那个三 K 党司机已经丧失了他的勇气。他将车子开到一旁，避开了我们的去路，和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三 K 党员激烈地争吵起来。后来，每当他们想把车子开到和我们平行时，我就把车子开得左右两边摆动，到了荷兰地道入口的地方，我们终于摆脱他们了。

“干得妙，”我的妻子笑着说道，“一个晚上将两个大总统钉在三 K 党的十字架上了。但是，我却希望你再不要去干这种事，否则，不到岁数我的头发就会白了……”

几个星期以后，我打了一个电话到杨格的公寓。

“杨格博士在家吗？我要和他讲话，”我问房东太太。

“杨格博士——”她慢条斯理地答道。“唉，他到哈德逊河去的第二个星期的某一天，在睡眠中静悄悄地去世了！”